



曹禺戏剧集

家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• 曹禺戏剧集 •

家

四川文艺出版社
一九八五年·成都

责任编辑：蒋牧丛

封面设计：戴 卫

插 图：戴 卫

版面设计：李明德

家 （四幕话剧）

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

（成都盐道街三号）

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

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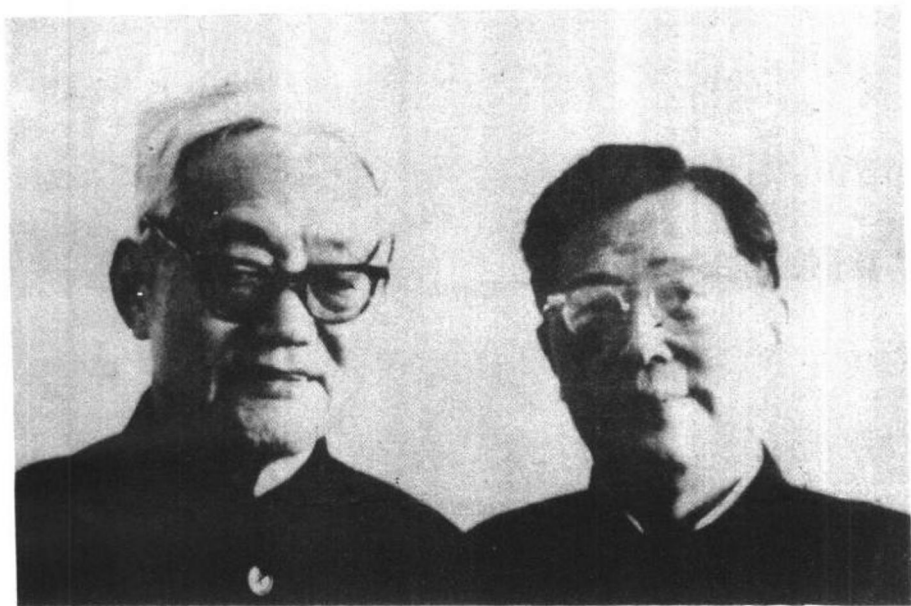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8.5插页 12 字数 177 千

1935年8月第一版

1985年8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7,550册

书号：10374·165 （平装） 定价：2.50 元



曹禺和巴金

根据巴金小说《家》改编

人 物 表

高老太爷

高克明——他的三子。

高克安——他的四子。

高克定——他的五子。

周 氏——他的大儿媳。

王 氏——克安妻。

沈 氏——克定妻。

觉 新——号明轩，大房的长子，大少爷。

觉 民——大房的次子，二少爷。

觉 慧——大房的三子，三少爷。

觉 英——三房的长子，四少爷。

觉 群——四房的长子，五少爷。

觉 世——四房的次子，六少爷。

瑞 珏——觉新妻。

淑 贞——五房的女儿，四小姐。

琴小姐——即张蕴华，高老太爷的外孙女。

钱太太——周氏的堂姊。

梅小姐——即钱梅芬，钱太太的女儿。

陈姨太——高老太爷的姨太太。

鸣 凤——大房的侍婢。

黄 妈——大房的老女仆。

婉 儿——四房的侍婢。

刘四姐——第一幕的“喜娘”，瑞珏的陪嫁女仆。

袁 成——男仆。

苏 福——男仆。

老更夫

冯乐山——高老太爷的朋友。

张 二——钱太太的老佃户。

时间和地点

时间：北伐以前

地点：中国某大城市

第一幕——初春的一天

第一景——觉新的洞房，午后二时许。

第二景——景同上，同日午夜后。

第二幕——盛夏，两年半以后

第一景——夏夜，在觉慧卧室前庭院内。

第二景——同日午夜后，在觉新的卧室内。

第三景——半月后，仍在觉新卧室内。

第三幕——暮秋

第一景——离第二幕三个月后，秋天的傍晚，湖滨水阁旁。

第二景——离第一景有两个月，冬天的薄暮，景同前。

第四幕——一星期后，由下午四时至翌日晨

——在钱太太城外的旧屋内。

第 一 幕

第 一 景

是梅花正开的时候，高府花园里的梅花也开得这般茂盛了。但是园子里却非常寂寞，寂寞到看不见一个人影，就任它冷冷清清地散溢着幽香。那一丛丛的梅树远远望过去，象雪林，象冰谷，泛洋于宁静的天空，冷艳而沉穆，如若静女。

初春的天气，相当暖和。湖水明净，闪耀着那映在水中的花影。一切都是静悄悄的，梅花也象在做她的梦。

这时，高府里整个是一片喧闹，只有这园子是另外的一个天地，是一个梦境。这屋子里的主人们多半都不大喜欢梅花的，而那真爱梅花的人却为了别的事困住了身子，不能到园子里来。

两三天来高家所有的人，男男女女，老老少少，都在忙着办喜事。几进宽大的庭院里，散布着许多客人，唱戏的，帮闲的，还有那满脸笑容到处张罗着的主人，和一些忙上忙下的仆役。院子里搭台唱戏，大厅里摆着宴客的酒席。

是午后二时的光景，宾客们正在用喜酒，新娘的花轿就快要抬进来了。

这时洞房里是非常安静的——它是靠近花园的一间屋子，往年是少爷小姐，远亲近戚小时一块儿读书的所在——满屋洋溢着喜气。这不是一间正方形的屋子，面对着观众的这面墙是一个高大的门，通外院的门上有雕细花的格子，由中间向两面开的。门左——以演员的左右为左右——墙角处放一只红木高脚花架，架上一个大理石浅盘。盘里养着山石盆景，上面垂着吊兰小草。架左的墙稍稍斜下来，这面墙上开着一列宽敞的长窗，正对着窗外的花园。打开窗子，可以看见园里潋滟的湖光与雪似的梅树。窗左再折下来又是左墙。靠墙放着一张红木长炕椅，椅上套着蓝缎子棉垫。中间一张小炕几，几上放着一个紫铜印香盒子。正面墙向右折下来是右墙，靠正面墙墙角处放一张红木小条桌，桌上放着帽筒，里面插着拂尘，还有一把细瓷彩花大茶壶。条桌右一个较小的门，通内院的，门上挂着古铜色缎门帘。门右的墙又正折过来，面对着观众是洞房中最引人注目的新床。这床十分宽大，床前横放着一条半尺高的踏板，

两端各立一小柜，是放鞋用的，也可以坐人。踏板外才是床的框子，框子很宽，上面是镂空描金的凤凰和牡丹。床上有叠得高高的绣花闪缎被、绣花枕头和粉红洋绉帐子。米色缎子帐檐，绣着梅花。床前左面放一张红漆方凳。床右空着一块地方，用米色调幔子遮住，里面是放箱子和换衣服洗脸的用具。再折下来是右墙，靠墙一张梳妆台，中间是圆镜子。镜子两端各有两个小抽屉，面上放着玻璃盒子，粉罐，胭脂盒等化妆品。抽屉里放了梳子与零星手饰。台上有一个青色假龙泉窑大花瓶。还有一个崭新的锡灯盏。梳妆台两边放两张福建红漆圆凳。屋正中一张红木八仙桌。上面放对锡烛台，高插着一对龙凤喜烛。旁边一个红漆大果盒，盖子掀着、垫在下面，盒里放些喜饼，桂圆，枣栗之类。灯右是四个红彩金花的细瓷盖碗。左面长窗上挂着深紫色窗帷，两旁垂着紫铜钩。炕椅前中间一个瓷痰盂。左墙炕椅上挂着粉色飞金蜡笺的四幅屏。屏左挂一个白底子蓝花葫芦形扁花瓶，瓶里插着松柏枝。屏右一个挂钟。梳妆台右墙上，挂一个乌木正方圆角镜框。框里是白缎子绣的鸳鸯，镜框上下都是桃形的铜钉挂着托着。

开幕时，炕几上的香盒里正燃着檀香末，香烟缭绕。一对龙凤烛照得满屋喜气洋洋。四太太王氏和五太太沈氏立在正中门外，正对着一些亲戚们招呼着，说着，笑着，行着礼。那些亲戚老太太们，也你一句我一句地应和。丫头仆妇也在搀着扶着，连声答应主人們的喊叫。

外面又有知仪的老仆，高呼“某大人到”或者“某太太到”“某老爷到”，拖着庄严而悦耳的腔调，嘹亮地喊出来。在这些喧闹的声浪中，还隐约听见远处锣鼓，唱戏和喝采的声音。这时——

王 氏 （点着头，笑说）伯母！慢点走！婉儿，快点扶着冯老太太下台阶。——走好！走好！——我们还要照应着新房。

沈 氏 （大声，指手画脚地）慢慢走！——不对，戏台在那边！在那边戏台！——太亲母！我们就来，我们就来，我们照应一会新房就来。

老太太们和她的女宾们 （客气着，有的笑，有的喊，有的仿佛正颤颤巍巍下着台阶，一片混乱的足步和笑语声夹杂在一起）是啊，进去吧！我们认得！——不用扶了！——四太太，你们招呼别的客人吧！——五太太，进去吧！歇一会儿吧！——戏台在那边？晓得了。——请回请回吧！

沈 氏 （又连忙喊叫）喜儿！你快扶着呀！——慢走！慢走！——（严厉地）淑贞，好好跟琴表姐走路！别乱跳！

王 氏 （在沈氏还在嚷着送客的时候，已转过身来，似乎有些疲倦地）哎！

〔王氏——四太太，高克安之妻——身材不高，尖

尖的瓜子脸，嵌上一对芝麻大的小眼，一眨一眨地，专为暗地探取人的眼色。薄片子翘嘴，满脸机巧酸刻的神气。短短的衣领上露出一段细长的黄脖颈。走起路来斯斯文文，东摆西摆，象一只河面上的鸳鸯。说话声音尖锐，冷言冷语地时常带出嘲讽的冷笑。在大家庭的明争暗斗的空气中过久了，耳濡目染，无意中就会流露出一种幸灾乐祸，看隔壁戏的态度。她说话十分小心，明白自己在家中所处的地位。除了在有人侵犯到她切身的利益时，她的言语总是模棱两可的。她穿着绣花的红湖绉裙，青缎鞋，上面罩着一件雪青色团花缎皮袄。

沈氏（仿佛做完了一件大事，深深叹了一口气，才十分吃力地转过身来，自得地）可把我累昏了！这帮老太太们！

〔沈氏——五太太，高克定之妻——生得胖，走到人前笑呵呵的，肥答答的；蓦一看，觉得可喜，细细审视，就会令人生厌。她的性情有人认为是豪爽，实际上却是粗野。声音洪亮，说起话来，指手画脚，除了在她的公公高老爷，和其他严厉的长辈们面前，总是高谈阔论，如入无人之境。讲完了，别人不知说些甚么，自己也不知说些甚么。任何事无论巨细，她总喜欢参预，目的未必在自己要

做主角。她的见解是只要有了她一份，这事便不会错。有心眼，不过都是些不足轻重的，并且心里也搁不住。相貌庸俗，方面大耳，塌鼻子，肿眼睛泡，厚嘴唇包不住牙齿，宽大的前额，两鬓又齐又方，垂下一大绺“刘海”。乌黑油亮的发髻上，斜插着一朵肥大的绒花。她也穿着红裙，元色湖绉袄。浓装艳抹，头上手上满戴着珠翠首饰。她拿着一条粉红手帕，不住的扇，似乎忙了一天，现在才刚刚歇歇脚。比起王氏来，她确实易于亲近，只是言谈举止过于阳燥，象一团暴火，令人不可向迳。

王 氏 （慢吞吞地）这会儿道喜的客人来的真不少！

沈 氏 （急忙忙找一个凳子坐下）唉，四嫂，你也快找个凳子坐坐吧。我腿都站麻了！就是他们高家的规矩多，我嫁过来十二年啦，我一看见高家的长辈子来，我还是头大！

王 氏 （一向不大接答这一类话，十分有分寸地）五弟妹，你不去照应照应女客们吃饭去么？

沈 氏 （连连摆手）得了，得了，我先歇歇。忙了三天，跑上跑下的，我连这新房都没有好好看过。（不知是忙的得意，还是愠气）大房的大少爷接媳妇，我们当婶婶的受罪，你说天下有这个道理不？

王 氏 （笑着）得了，等淑贞长大了，找个好姑爷，那一天，您五太太不就欢天喜地地，当个享福的外老太

太么？

沈氏（两手一摆，高声大笑）啊呀，别造孽吧。我没这么大福气！（忽然正经起来）这两天光淑贞那双脚就把我气死了。

王氏（象是关心，其实是打趣，她向来是暗地耻笑沈氏的愚蠢的）怎么啦？脚裹得怎么样啦？

沈氏（十分气愤）哎，死不听话呀！我跟她好说歹说，她都不听。这两天刚裹得有点名堂，她半夜又偷偷地放了。

王氏（故意大惊小怪）哎呀，那怎么办？不白费了精神？

沈氏（连声叹气）哎！——嗯，气急了，我就拚命拿马鞭子抽！抽得青一块，紫一块的，（咬着牙）“我看你还放，还放，还不肯裹！”

王氏 其实孩子小，打狠了，也不好。

沈氏（十分顾惜，又自认十分明白的样子）哎，四嫂，没法子，这是做娘的心哪。“打在儿身，痛在娘心！”我的肉，我怎么不疼！可是有甚么法子？我一看见这新房，我就想起我过门坐洞房第一天晚上受的气！（犹有余痛）我，我一辈子忘不了！

王氏（悠悠然的神色）唉，过了这许多年，还记着这干甚么？

沈氏（非常愤慨地）忘不了，忘不了！你想，你五弟，（忽然又是恨，又是幽默地笑起来）我那新郎官

哪！那个死东西！他就死也不肯进房。旁人好说歹说，他就是不肯进房，大家都对着我面前笑，笑笑啊，笑啊，笑得我——

王 氏 （佯为不知，呆呆地）是怎么的啦？

沈 氏 （眨眨眼）四嫂，你真不知道？你还是装傻？

王 氏 （有点认真）五弟妹，我装甚么？我真不知道。

（笑着逗问）真的，为甚么？

沈 氏 （白眼一翻）为甚么？（把脚一伸）还不是为我这双半大不大的脚？（忽然）不成，不成，非裹不可！（向外屋走）淑贞！淑贞！

王 氏 （看她神经）你干甚么？

沈 氏 （不理，大声）淑贞！

〔外面一个女孩儿的愉快响亮的声音：（拖长）
喂，妈！

沈 氏 （对王氏）叫淑贞烫脚！我跟这孩子说好的，放她三天假，算为着她大房的大哥结婚。可今天是黄道吉日。今天夜晚，说甚么，我得给她再裹，谁说也不成！

王 氏 五弟妹，女儿是你的。你放心，谁也不敢劝你的。

沈 氏 （说不出的烦恼）唉，你不知道哇，他们大房的人顶好管闲事啦。那天大房的老三，觉慧那个小东西，就当着我面，为着（着重）我的女儿裹脚，就

——（越想越气）唉，不说了，气死人，（大喊）

淑贞！淑贞！

〔外面女孩儿：（又一声短而快地）嚷，妈。

〔随着应声立刻由正中门跳着跑着，一溜风似地闯进一个女孩儿——淑贞。年约八九岁，圆圆脸，白里泛红的两颊，象熟透的苹果，一双明亮活泼的小杏核眼，仿佛永远是笑着的。梳着两条乌黑的小辫子，随着她在背后跳动不歇，象两只斗鸡尾巴上的毛。她穿着一套桃红小花的绸子袄裤。一双小小的天足穿着红桃花鞋，几乎可以撩乱人的眼，野兔似地在地上不停地跑动。手里拿着一袋红纸包好的喜果。

淑贞（高举着喜果，欢叫）妈！喜果！喜果，吃喜果！
（一把塞到沈氏手里）

沈氏 淑贞！

淑贞（回首，匆忙地）四伯娘，你也吃，大姑妈给我的。

沈氏 淑贞，你听着，——

淑贞（兴高采烈，绝未听见，笑着，说着，找着）咦？我的手绢呢？我放在这屋里的的手绢呢？（一边说，一边十分灵巧可喜地转了一个螺旋，四下里望，忽然欢叫起来）啊，在这儿哪！（立刻从沈氏身旁飞到对面坑几前，一脚就登上了缎坑垫——）

王氏 淑贞！